

南華大學第一屆高中職生哲學與生命教育徵文比賽

題目：靈魂對自我的提問

作者：林軒如

指導老師：盧崇真

壹 前言

這整篇作品，其實是我對哲學、生命、心靈的自我提問。很多文句以問號作結，因為我還想留存一些空間給自己，希冀退一步便能拾起那，傾聽心海波濤的空間。

哲學於我，是靈魂對上帝的提問。此刻，我是自己的上帝，而我的靈魂正在向自我提問。我的哲學，是現在進行式。

貳 正文

一、心靈對話

(一) 心靈於他 - 自《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》中探討

兩次同樣的夢，讓一個牧羊少年決定追循天命，踏上尋夢之旅。牧羊少年知道，他正努力追尋的是他所渴求的人生。旅途中的困難始終沒有使少年放棄，因為他學會了相信天地之心，也學會傾聽自己的心。

1. 「告訴你的心，害怕比起傷害本身更糟。而且沒有一顆心會因為追求夢想而受傷，因為追尋過程中的每一片刻，都是和神與永恆的邂逅。」(保羅·科爾賀，1997)

2. 「追尋過程中的每一個片刻，都是和神與永恆的邂逅。」男孩對他的心說。「當我真心在追尋著我的夢想時，每一天都是繽紛的，因為我知道每一個小時都是在實現夢想的一部分。當我真實地在追尋著夢想時，一路上我都會發現從未想像過的東西，如果當初我沒有勇氣去嘗試看來幾乎不可能的事，如今我就還只是個牧羊人而已。」(保羅·科爾賀，1997)

3. 「寶藏要靠流水的力量才能露出來，但也是同一個力量把寶藏深埋在底下。」(保羅·科爾賀，1997)

4. 「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，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。」(保羅·科爾賀，1997)

5. 「傾聽你的心，他瞭解所有的事，因為他源自天地之心，而且它總有一天將會回歸天地之心。」(保羅·科爾賀，1997)

6. 「不要去想著遺留在你背後的一切，一切都已經被註寫在天地之心裡了，而且它將會永遠在那裡。」(保羅·科爾賀，1997)

7. 「一個人如果已經完成了它的天命，他就會知道所有他知道的事。只有一件事可以阻礙夢想成真，那就是害怕失敗。」(保羅·科爾賀，1997)

8. 「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寶藏在等待著他。」(保羅·科爾賀，1997)

(二) 心靈於我，信仰承載

牧羊人的心，發出了聲音，給了他勇氣去追尋。或者該說，牧羊人給了心一個空間，讓心得以說話。總覺得，正是因為牧羊人相信自己的心，也相信天命，所以才能找到屬於他的寶藏。那麼，我是否該像牧羊人相信天地之心一樣，相信我的心靈發出的聲音？又或者我該繼續堅持自己一直以來的信仰？「傾聽你的心，他瞭解所有的事，因為他源自天地之心，而且它總有一天將會回歸天地之心。」(保羅·科爾賀，1997) 然而於我，這並不容易實踐。

從來不曾仔細聽過，自己的心說話的聲音。噢，或許不是不曾聽過，只是沒有聽到過。又或許不是沒有聽到過，只是過於鮮明的理智，硬是把微弱的「心聲」擊垮了。十六歲的我，最怕聽到別人告訴我「聽聽妳的心怎麼說」。我聽不見，我知道。又或許，我不想聽見

是否，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，都需要依附一份信仰生存。這份信仰，該是支持生命最初的肥料。你必須相信你所相信的，否則你的天地會崩盤。你可以信仰你自己，就像我一直以來讓頭腦而不是心靈做我靈魂的上帝。

我必須相信，有一種價值值得我追求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在我的生命裡。我必須依附這個價值才得以迎接每日清晨的曙光，說服自己那裡有一份供我生存下去的信仰。對我而言，這個價值是 - 「受到別人的肯定」。其實明白，心一直被我的信仰所枷鎖，必須大口大口的喘息。其實也知道，自己恐懼面對，害怕承認「我不需要別人的肯定」也可以活的很好，甚至是更好。「告訴你的心，害怕比起傷害本身更糟。」(保羅·科爾賀，1997) 只是，於我，要跳脫恐懼，比擁抱它更不容易。

想想，如果我不需要追求別人的肯定也能活的很好，那我該不該相信，能不能相信，生命中真的存在一種價值值得我追尋，而那恰好不是我汲汲營營追循了十六年的，我一直認定的信仰。我從哪裡來，該往何處去？我是我，我又似乎不是我。我是誰，誰又是誰？

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，也不知道我將往何處去。如果生命只是一趟行旅，而我是行囊太重的旅者，我該不該相信，我的行囊裡有「心靈」的重量？

二、生命之流

(一) 生命於他 - 自《哲學入門九堂課》〈第九堂：生命的意義〉中探討

在《哲學入門九堂課》中的〈第九堂：生命的意義〉中提出了這樣的疑問：如果兩百年後我們都會死，那麼在我們極為短暫的生命中，還有什麼是重要的？

1. 「我們其實並不清楚，『兩百年後我們都會死』這個事實為何意謂著無論現在做什麼都無關緊要。」(湯瑪斯 內格爾，2002)
2. 「『兩百年後我們都會死』這種想法不過是將生命放入一個更大的脈絡裡，於是其中較小的部分便顯得微不足道，而且似乎留下了一個更大的問題有待回答。」(湯瑪斯 內格爾，2002)
3. 「不管是誰，雖然由於個人需要與關懷讓一些特定的人事物在生命中變得重要，但是從『整體』眼光來看其實並不重要。」(湯瑪斯 內格爾，2002) 書中提出了這樣的看法：雖然對身邊親近的人而言，你們對彼此有一定的重要性，但這其實只是一種互補作用，從「整體」來看其實無關緊要。
4. 「即使你寫出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，能夠流傳數千年之久，但是太陽系總有一天會冷卻，宇宙也會崩潰瓦解，所有努力的軌跡都將煙消雲散。」(湯瑪斯 內格爾，2002)
5. 「即使生命從整體眼光來看並沒有意義，仍然無需擔心，或許我們可以承認這個事實，然後像以前那樣繼續生活。」(湯瑪斯 內格爾，2002)
6. 「但是，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？」「沒有意義。假如我從未存在，或者我什麼都不關心，一點關係也沒有。但是我確實存在，也確實關心許多事物，這就是全部的意義。」(湯瑪斯 內格爾，2002) 書中的這一段對話令我思考良久，似乎這就是最該被我認同的答案，我的理智揮旗讚頌著。然而，我的心中有股淺淺的不服氣，為何生命的意義竟被解讀成如此單純，如此消極？
7. 「假如你相信生命的意義在於完成上帝的旨意，神愛世人，並為世人預備了永生，則追問『這一切』是否有意義便不恰當，因為上帝即是終極意義。」(湯瑪

斯 內格爾，2002)

8.最讓我震驚的莫過於書中作者所下的結論：「假如人類天生追求意義，或許我們也只好忍受這樣的愚蠢；生命不但可能毫無意義，更可能是一場荒謬。」(湯瑪斯 內格爾，2002)

(二) 生命於我，孰重孰輕

我的心靈始終無法接受「生命從整體來看其實並不重要」這樣的說法。雖然我極可能只是如同書中作者所言：「人有時會無可救藥地過分自我膨脹，希望『世界』也覺得他很重要；如果將生命視為一個整體並無意義，心裡便會悵然若失，一切行動的背後似乎少了些什麼。」(湯瑪斯 內格爾，2002) 但又或許，生命的整體真的可以很有意義。記得彭德昭教授在一場演講中所言：「你可以反智，那是你的選擇。」(彭德昭教授，2010)

我靜下來，聽自己的思緒翻湧。是吧，即使兩百年後我們都不再存在，對我而言，那並不意味著生命沒有意義。那只是意味著：我該在有限的生命裡為自己的生命下定義(賦予它意義)。

對我而言，生命的意義從來不是為了「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」(蔣中正，1943) 那麼，生命的意義何在？是為了改變世界嗎？我想不是的。「『生活世界』，生活才有世界，世界用來統整生活」(葉海煙教授，2010) 正因為有生命，世界才「活」著，世界不該是生存的意義。那麼，是為了享樂嗎？我想也不是的。凡是生命如何能免於苦痛？我不能說我是為了快樂而活，也不能說我是為了苦痛而存在。我不過是宇宙中極其渺茫的微塵，那是否我的存在是為了點綴宇宙？

如果生命太輕，會不會我的每一步足跡都輕的無益；如果生命太重，會不會重得我其實揹負不起？

還是我應該相信，生命的意義會在死亡降臨時揭露？又或者，生命本以死亡注釋，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該本由自己定義？那生活的目的是否就是為了去「定義」？

或者，我們活著是為了經歷一段旅程，我們死去是為了展開另一段旅程？旅程中的風雨，則是為了滋養生生不息的靈魂？那麼十六年以來，我的汲汲營營，或許就能解釋成：「這是我為了經歷一段與大多數人不同的旅程所做的努力」。

生命該是有質量的，但是生命的重量，只能由自己估量。

參 結論

心靈的話語，很輕很淺，但我正學著側耳細聽。我願意開始相信，心靈是智者，心靈的話語是指引。甜如幸福，苦如淚滴，都是心靈的製造品。

每個人為自己的生命下了不同的定義。「生命的意義在於完成上帝的旨意」(湯瑪斯 內格爾,2002)「生命更可能是一場荒謬。」(湯瑪斯 內格爾,2002)「生命的意義是一個不斷創造體驗的過程，而不是尋找最終答案的目標。」(陳一平教授,2010)都可以是一種定義。運筆至此，我想我已明白，每個「自己」才是生命意義的擁有者。每個人為自己的生命塗上色彩各異的顏料，而我為我的生命上的顏料是：「一趟追求的旅程」。

肆 引註資料

1. 保羅 科爾賀 (1997)。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。時報出版。
2. 湯瑪斯 內格爾 (2002)。《哲學入門九堂課》。究竟出版。
3. 蔣中正 (1943)。《中國的命運》第七章〈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〉。公開文獻。
4. 彭德昭教授 (2010)。於演講中提出：「你可以反智，那是你的選擇。」
5. 葉海煙教授 (2010)。於演講中提出：「『生活世界』，生活才有世界，世界用來統整生活。」
6. 陳一平教授 (2010)。於演講中提出：「生命的意義是一個不斷創造體驗的過程，而不是尋找最終答案的目標。」